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十日　第三十一期　第一版

故宮週栞

易培基題　易培基

書無多購者從速其咸豐朝之第一批書本月亦可出版特此通告

請按價連同郵費(照價加一不收郵票)現款一并匯
交即當如件奉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即寄

每六冊十一元每十二冊價二十二元

售每冊二元全部四冊價十元

名教罪人出版

此書清宮原藏外無傳本今用上等連史紙精印業已出版定價大洋五角

本院理事胡若愚先生

清代外交史料拾遺(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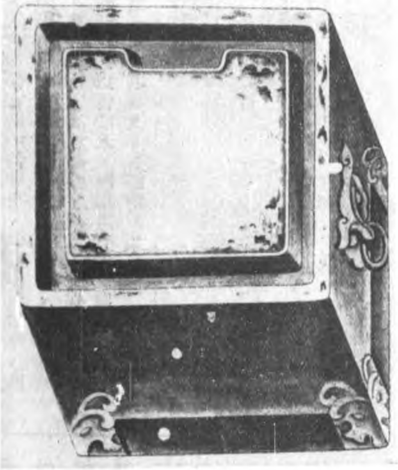
(一)道光朝及其交涉史料

通飭各直省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設立章程嚴行查禁、惟鴉片烟多係來自外洋、實聚於廣東、若不杜絕來源、是不揣本而齊末、雖內地嚴定章程、於事究無裨益、現經有人條奏、所陳各弊、是否實在情形、著李鴻賓等確加查覈、如何使烟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各夷、於貨船之外不得另設船隻之處、悉心酌議務將來源杜絕以淨根株、勿令流入內地以除後患、將此諭令李鴻賓朱桂楨並傳諭中祥知之、欽此、並奉硃添該督等若能盡心盡力除中原一大害、厥功不小矣、勉益加勉、等因、欽此、臣李鴻賓秋間抵京、陛見、面奉聖諭以鴉片之害、務須設法杜絕來源、再三誥誡、仰見皇上燭弊釐奸為民除害、不憚諄詳至意、臣等曷勝欽服、伏查鴉片產自外夷、本係藥材名目、為治病所需、從前原聽其載運來粵售賣、是以戶部頒發粵海關收稅則例、載明鴉片每斤收稅銀三分、迨後內地奸徒、以此熬膏吸食、一人遞傳十百、相率效尤、遂致流毒無已、嗣因嘉慶年間立法查拏、垂為禁令、定以治罪明條、夷人不復夾帶進省、潛于澳門私售、又疊經前督臣蔣攸銛阮元、節次奏明嚴禁、該夷人帶有鴉片各船、遂皆於零丁外洋、先行拋泊逗留、以便在彼偷賣、該處當大洋之中、四通八達、不惟附近奸匪駕艇私往價買、凡通洋各省、無不航海而來、藉販貨為名、駛向零丁暗購烟泥揚帆以去、是外海分銷之路天下皆通、而內地查禁益嚴、夷人居奇轉甚、所以然者、夷船夾帶鴉片歷數萬里之遙、斷未有不圖銷售、甘心帶回之理、乃因省城嚴禁追至澳門、

(未完)

清銅胎琺瑯開光五彩盤

唐褚遂良端溪石渠硯



西清硯譜摹繪唐硯之一

唐褚遂良端溪石渠硯(背面)

宋四家墨寶出版

本刊逐期所登宋四家墨寶現用上等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冊大洋九角刻已出版

宋趙抃書

（宋人法書之一）

趙抃、宋衢州西安人、字閱道、第進士、景祐初累官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時稱鐵面御史、歷益州路轉運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神宗立、擢參知政事、與王安石不合、再知成都、蜀郡晏然、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謚清獻、抃長厚清修、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子岏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歿、詩諧婉多姿、不類其爲人、有趙清獻集、

射陽先生存稿選（續）

兩漢書抄序 代作

司徒大中丞南岷王公、開府淮揚、某叨理漕刑、幸獲承事、一日侍公語、語及於史、公曰、馬遷而下、兩漢其盛矣、後有作者、斑范無以尚也、余讀之有得、嘗抄節而藏焉、因以見示、某受卒業、嘆曰、嗟乎、公之讀書、豈人所易識、亦豈易及邪、夫天下涉學綴文之士、莫不稽史、史亦知高兩漢、至於論治、則陋漢而絀之、是治自治、史自史、徒取爲翰墨言辭之助、書與人二也、然漢豈易絀耶、三代至矣、秦贅疣其後、漢起革秦、固三代之續也、觀其紀綱制度典章議論君臣文武之用、師承沿襲、一皆先王之遺、而所以不純三代者、其意異也、用吾三代之意、以左右乎兩漢之文、漢其三代矣、故不善讀者、惟其文不惟其意、典謨猶糟粕也、而况於漢乎、善讀者惟其意不惟其文、野語猶蓍龜也、而况於漢乎、今公之所錄、事不必本末、文不必首尾、人不必始終、單言約語、皆有深旨焉、措之政治、可運於掌也、豈徒采掇菁華已哉、會心所得、手自爲抄、僅僅數編、兩漢屬我矣、故以我臨書、書爲我役矣、以書埋我、我爲書役矣、握其機半部、有以定天下、要之極、一言可以行終身、彼六藝文姦而三經流毒者、豈直書之蠹而已哉、譬之國醫、藥精擇而兼收、至於活人、初不係乎名品、神而明之已矣、故觀公之錄者、當求公之意、求公之意、當於公之立身行政見之、某幸獲覽觀、而媿非其人也、承教命仰窺一二、敬書以質于公、

宋元明人畫冊之九

繪事雜錄（續）

四友齋叢說（續前）

董卣廣川畫跋、蓋不甚評畫之高下、但論古今之章程儀式、可謂極備、若天子欲議禮制度考文、則此書恐不可缺、

宣和博古圖所載、鍾鼎彝卣卮匜甗簠登豆上尊中尊之屬、極爲詳、其大小尺寸容受升合與夫花紋款識、無不備具、三代典刑所以得傳於世者、猶賴此書之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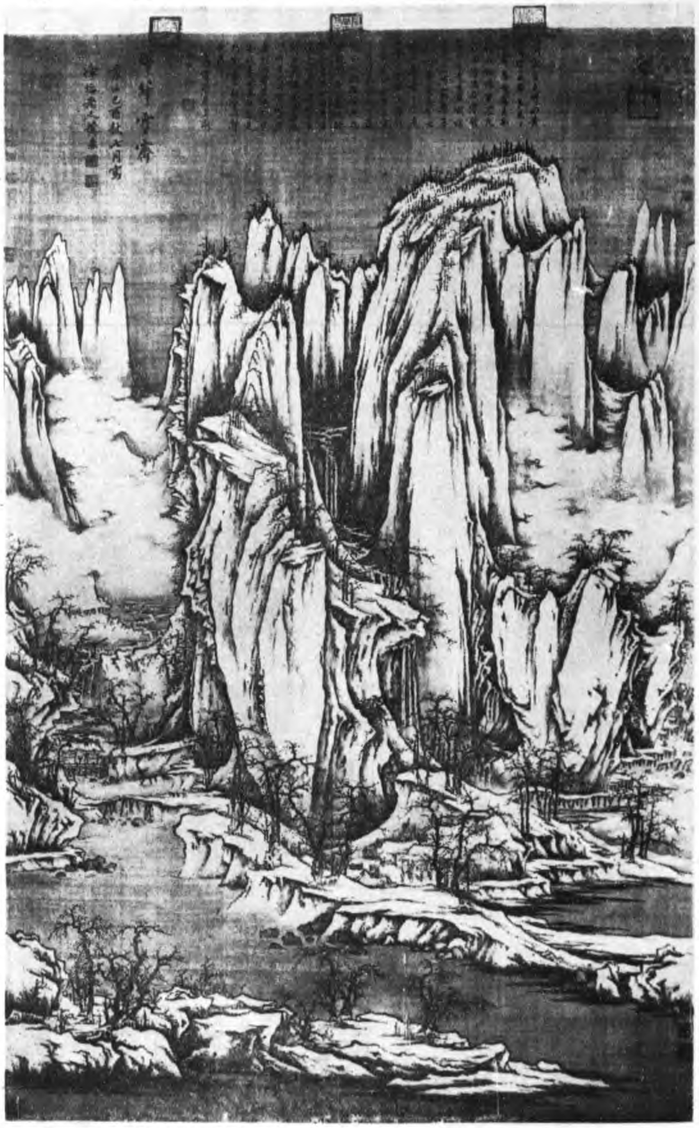
（接第三版）

（本市）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每冊大洋五元故宮博……
本院文獻館出版物品……故
故宮交泰殿所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時編爲……

明陳道復山水扇　〔小傳詳前〕

古人論畫有六法、有三病、蓋六法卽氣韻生動六者是也、而三病則曰板、曰刻、曰結、又以爲骨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固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氣韻本乎遊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筆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神不困也、此段雖只論畫、却似莊子輪扁斲輪語、（未完）

清黃鼎羣峯雪霽



黃鼎、字尊古、號曠亭、又號獨往客、晚號淨垢老人、常熟布衣、山水受法於王原祁、游覽徧天下、評者謂王翬、看盡古今名畫、下筆有成處、鼎看盡九州山水、下筆有生氣、並稱大家、伉爽不受覊縛、年羹堯開府秦中、具幣招往、至則瞯其縱恣無節、遂策馬還、途中繪終南雲氣武功太白諸圖、以壯行色、聞者高之、順治庚寅生、雍正庚戌卒、年八十有一、

宋趙孟堅三友圖

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士、居海鹽、系出安定、郡王太祖十一世孫、寶慶丙戌進士、官至朝散大夫、嚴州守、景定初、還翰林學士、宋亡不仕隱居秀州廣陳鎭、修雅博識、有米氏遺風、善水墨白描水仙梅蘭山礬竹石、有梅譜傳世、書學北海子敬、年九十有七、工詩、

關外侯印

龜紐

景陽亭侯

龜紐塗金

沈石田山水冊出版

此冊卽本刊所登沈石田畫冊現用上等綿連紙精印單行本刻已出版購者從速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杭州抱經堂

定價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京華印書局承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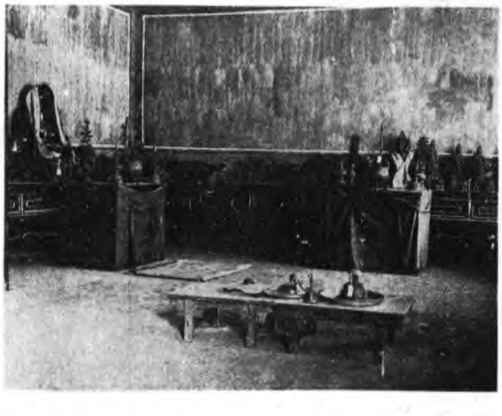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我料必有整千萬元、可以給他下半世及子孫懿親的贍養、不要像火燒偷來的一般、給那班痨蟲與鼠竊、作成鱷魚、做了「快要完」、全國明達者細想、算做什麼把戲、許他四百萬元的優待費、口惠而實不至、做了第一步騙局、又把一道皇帝的金剛箍、在他頭上緊緊套着、弄得他「醬缸打破、架子仍在」、要當寶老祖母結婚禮物、年用六百萬元、滋補這班痨病蟲、又分潤那班有尾巴的大小耗子、這不是一個大騙局麼、幸而他的家私、還價整千萬元、好像痨病才到第二期、救治還來得及、所以修改優待條件、廢除皇帝名號、點查全宮物品、那是替他打了一針起死回生的藥針、溥先生始終感謝不盡、這是民國運氣尚好、凡青年皆是高明、我來祝他將來出來、担任第十八任的總統、惟有這般痨蟲、同着那

寶華殿

班耗子鱷魚、東也犬吠、西也鷄鳴、鬧的六神不安了、再說鱷魚、鱷魚者、廣東人的害物、北方便要稱大蟲、凡全世界的銀行奸商、交易所奸商、下至古董奸商、以及打鼓兒的小販、都是浪子、癡兒、孤兒寡婦的喪門神、他們吃死人也不吐骨頭、直要等他發了財、他的子孫也被人如法泡製、即如努兒哈赤之害馨子孫、如玄燁、胤禎、弘歷之徒、他吸聚積貯的本事、固十倍高明於鹽業銀行的乾齋、不料弘歷的玄孫、面孔還長得絕俊、便宛轉簸弄於乾齋之手、我輩怯懦的羣羊、也要求生、彼輩耗子、痨虫、鱷魚、也無非求生而已、我輩飯糗茹草自足、原也可笑、彼輩食肉寢皮、原也有彼輩之不得已、故乾齋樂、溥儀是否曾哭、也値不了我輩來咏歎、但恭喜發財、不是善心的老爺耳朵中常在胡同口聽慣的麼、我們恭喜年來銀行事業的發達、問他如何發財、也不妨替鱷魚先生們算筆小賬、諸君不看見前幾天本報揭登的鹽業銀行八十萬借款合同麼、他的內容是、金寶金冊通共七千六百兩七錢、金箱金塔等又共三千三百六十九兩零九分六厘、兩共一萬零九百六十九兩七錢九分六厘、就是馬上回爐、已超過四十五萬元、其餘三十六件自身成器的價値不算、一千九百五十二顆的真珠也不算、一百八十四塊的寶石也不算、還有不是足成金的八百八十三兩八錢的金子也不算、又瑪瑙等珍器四十五件也不算、據說一塲刮子算做荒金、抵過四十萬元半額借款、不好意思、又加上另數五千八百三十六元收入內務府賬上、就算公平交易、哈哈、這是兩願非逼、當然不生什麼問題、若冠冕堂皇說起來、比東交民巷還要公、乾齋先生必定敢發我輩曰、一個燒火丫頭遞給鼓兒擔一尊金佛、換取銅元二十枚、難道不是常有的事麼、我對曰、唯、我惟痛恨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成此合同、時間不是恰恰宣統十六年的舊曆端陽前幾天麼、溥先生要把老祖母的結婚禮物借這八十萬血債、到底幹什麼呢、　是要做那半什子的關門皇帝、耗子一大堆、痨虫塞了氣不得透、不是端陽要開銷了才太平麼、鱷魚哈哈大笑、就是攻他這弱點、大小中外鱷魚、布滿在東交民巷、後門、東西牌樓、王府井、琉璃廠等處、都侍候這位二十歲的少年「上頭」呀、嗚呼、這三種動物、都非把溥先生弄到替打扳子過活不止、他們惟一達到這種目的方法、就是恢復優待條件、這就叫做冤哉溥儀先生、何爲危哉溥儀先生、則老實對曰冤哉溥儀先生者、昨已明白言之矣、那班耗子、痨蟲、鱷魚非把溥先生送進了阜田院不止、所謂危哉溥儀先生者、恐怕那班耗子、痨蟲、鱷魚、又非把溥先生送上了斷頭



寶華殿東面

台不止、這種太早計的警告、雖然說我恐駭、訕咒、夢囈、均聽憑愛猜想者去猜想、然而我愛這無邪氣的高明少年、我且把理由細細陳述出來、請愛他者去做個參考、不能算我多事、凡一個朝代的變更、所有舊朝代的子孫臣庶、稍有反側力量者、無不被新朝輾轉鋤除、必至對方小心韜晦、一無反側朕兆、才能邀數十年後假仁假義的榮典、如歸命侯之類、做別人一個厚待前朝的裝飾品、然而前淸到了雍乾之世、如曾靜之獄等、尙因牽韉了姓朱的、便冤死數千百人、這能夠作爲一件兒戲的事、說到了民國、可以隨便撒爛汚、不激成大禍麼、實在是民國的改革、更是雙料的改革、一是換朝代、二是換國體、所以能待前朝、比較十分寬大、其大原因、沒有一個私人爲著自己子孫萬世、在那裡猜防前朝、其大理想、是國既共和、爲四百五十兆人公有、就是溥儀也有一分、想沒有在那裡股頑、在那裡處心積慮的活動、不料十三年以來、覺鬧了順著的一個復辟大把戲、又時時對有力軍閥、造作不斷的謠言、那神武門裡又常常做出許多違悖優待條件的怪事、如予謚了、欽賜紫金城騎馬了、准預瓊林宴鹿鳴宴了、榮封三代了、皆鬧一種類似暗示復辟的笑話、這種無意識的混鬧難道可以保得定一方面沒有漸進一步的猖獗、又難道可以保得定又一方面沒有履霜堅冰的恐懼、生出一勞永逸的決心、這一定要如吾鄉孩子的俚諺所云、「猴子弄私處、弄出血來了」、我再來舉出三大理由、（一）由嘲戲而認眞、（二）由憤慨而仇嫉、（三）由恐慌而激昂、

（未完）

本院影印道光朝夷務始末特價出售廣告